

## 蛇年说“蛇”——甲骨文里的“蛇”

□陈 灿 北京市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实验学校

□赵爱学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

蛇是中国传统十二生肖之一，也是人类生活环境中常见的动物。远古时期，人类穴居，蛇更是常见，所以象形字“蛇”字在3000多年前的甲骨文里就已出现了。不过在甲骨文之后，“蛇”字在很长时间里都是写作“它”。根据出土竹简资料，直到战国和秦代时期，才在“它”字基础上增加“虫”旁，出现了“蛇”字。也是在同一时期，睡虎地秦简中首次出现了十二地支与十二生肖动物搭配的生肖文化，并且与“巳”相配的动物已经是蛇<sup>①</sup>。象形汉字与十二生肖文化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的典型代表。适逢农历蛇年，我们结合甲骨等出土文献，说一下甲骨文“蛇”字。

### 一、甲骨文“蛇”字的破译过程与构形

甲骨文中的“𧈧”“𧈩”“𧈪”“𧈫”“𧈬”“𧈭”等字形现在已基本公认为是“蛇（它）”字。在1899年甲骨文发现以后很长时间里，这个字并没有马上正确破译出来。1924年，学者叶玉森发表的《研契枝谭》中，最早把“𧈩”释为“蚕”：“疑象蚕形，即蚕之初文。”<sup>②</sup>闻一多《释桑》<sup>③</sup>也曾把类似字形释为“蚕”。这个说法很长时间里被大家认可，民国时期还被作为“蚕”字收入《甲骨学文字编》《甲骨文编》等甲骨文字编类书。后来也被蚕桑史研究论著作为商代存在蚕桑的证据之一<sup>④</sup>。1965年，著名学者张政烺在《释甲骨文“俄”、“隶”、“蕴”三字》<sup>⑤</sup>一文中首次纠正释此字为“蚕”的旧说，认为此字是“一种短蛇”的象形。后来，鉴于仍有论著尤其是蚕桑史相关论著以甲骨文作为历史证据，张先生又在1979年发表了《释“它示”——论卜辞中没有蚕神》<sup>⑥</sup>，专门论述澄清甲骨文没有“蚕”字。张先生指出，这些字形“绝不像蚕，头大颈细，头与身有明确的区分，身上有鳞纹，而尾巴是弯曲着，皆与蚕形不同。”并且指出：“商代人有丝织品，可以从郑州、安阳、洛阳等地的考古发现中见到实物

<sup>①</sup>《睡虎地秦墓竹简》“日书甲种”“盗者篇”记载了十二地支占盗法，也就是某地支日会有相应的什么长相的人偷盗、偷的东西藏在哪儿等。其中“巳”日记载：“巳，虫也。盗者长而黑，蛇目，黄色，疵在足，藏于瓦器下。”“虫”就是蛇。这个占盗法客观记录了当时的十二生肖文化。

<sup>②</sup>叶玉森：《研契枝谭》，本书编委会编《甲骨文研究资料汇编16》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，2008年，第633页。

<sup>③</sup>闻一多：《释桑》，《闻一多全集10》，湖北人民出版社，2004年，第558页。

<sup>④</sup>章楷编写：《蚕业史话》，《中国历史小丛书》第121种，中华书局，1963年，第3页。

<sup>⑤</sup>《中国语文》1965年第4期。

<sup>⑥</sup>《古文字研究》第一辑，中华书局，1979年。此及上篇均收入《张政烺文集·甲骨金文与商周史研究》，中华书局，2012年，第11—18页；第37—44页。

的痕迹，讲历史并不需要借重这个字作证明。”

东汉许慎《说文解字》“它”字篆形及说解为：“𧈧，虫也。从虫而长，象冤曲垂尾形。上古草居患它，故相问无它乎。凡它之属皆从它。𧈧，它或从虫。”“蛇”尚作为“它”的别体。说解中的“虫”不是今天的简体字“虫”（繁体为“蟲”），在《说文解字》中是独立的一个字，读 huī，后来写作“虺”。《说文解字》“虫”（huī）字篆形及说解为：“𧈧，一名虺，博三寸，首大如擘指。象其卧形。”通过“虫”字的解释，我们可以知道“它”为毒蛇“虺蛇”，体宽三寸，头较大。

甲骨文“蛇（它）”字所象之形是现在生物学分类上的短尾蝮。赵尔宓《中国蛇类》<sup>①</sup>以“短尾蝮”对应我国古籍中的“虺”，以“尖吻蝮”对应古籍中的“蝮”，这样甲骨文“蛇（它）”字所对应的蛇类为短尾蝮（参图1）。《中国蛇类》著录短尾蝮特征为“头侧有颊窝的管牙类毒蛇。头略呈三角形，与颈区分明显……体略粗，尾较短。躯尾背面浅褐色，有两行粗大、周围暗棕色、中心色浅而外侧开放的圆斑，圆斑左右交错或并列。”栖息环境为“平原、丘陵、低山。平时栖息坟堆、灌丛、草丛、石堆或任何有洞穴的地方，春秋多于白天活动，炎热夏季则在晚上活动。”国内分布于安徽、北京、重庆、福建、甘肃、贵州、河北、河南、湖北、湖南、江苏、江西、辽宁、山西、陕西、上海、四川、台湾、天津、云南、浙江。国外分布于朝鲜。

上述短尾蝮特征“头略呈三角形，与颈区分明显”“体略粗，尾较短”正是上文所列6个甲骨文字形的共同特征，前二形还描出两个蛇眼。“𧈧”“𧈧”“𧈧”3形在蛇头最上部尖角有出头线条，或许是表示蛇舌。短尾蝮分布于河南、陕西等北方省份，也与中华文明起源、文字创造地域相符。“𧈧”字形上“入”形纹路明显来源于蛇身每两个并列暗色圆斑间浅色皮肤形成的形状。其他几个象形字形多以斜交叉线条或垂直交叉线条表示蛇身，这是甲骨文表示动物身体斑纹或填实动物躯体轮廓内部的常见方法。甲骨文“虎”字作“𧈧”等形，虎身也是用错划斜线表示，与“蛇（它）”甲骨文相同。甲骨文象形字虽然来自图画，但甲骨文已是经历长时间演变发展而成的成熟文字，与写实的图画还是有区别。



图1 短尾蝮

<sup>①</sup>赵尔宓：《中国蛇类》，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，2006年，第121—123页。

从《说文解字》“它”“虫”的说解及篆形“𧈧”与“𧈩”看，二者所指应本为一种动物。二者篆形主要的区别在于“双沟”与“单线”。二字说解中“象冤曲垂尾形”“象其卧形”的区别，是针对二者篆形而言，不是区别不同动物。《说文解字》说解中的“上古草居患它，故相问无它乎”很有意思。这句话其实是解释本义为蛇的“它”怎么又用来指代动物或其他事物。章太炎《〈说文解字〉授课笔记》对此分析说：“一切动物皆着虫旁者，以古无房室，草居野处，所患者虫，故无它即无蛇也，于是以蛇表一切动物。”<sup>①</sup>有毒尾蝮“平时栖息坟堆、灌丛、草丛、石堆或任何有洞穴的地方”的习性，给“草居野处”的古人造成强烈的印象。可以想象古人见面以“无它？”打招呼，就像我们曾经见面以“吃了么？”打招呼，是多么有意思的场景。

《说文解字》说解中的“𧈩，它或从虫”，说明至迟东汉时已出现在“它”字基础上多加“虫”旁的“蛇”字。目前出土文献所见最早加“虫”旁的“蛇”字为战国时期的上博简，并且到秦汉时期出土资料中已开始较多出现。汉字有比较顽固的“形声”意识，也就是说汉字大多发展演变为由表事类的形旁和表声音的声旁组成。即便是象形字发展来的“它”也要加上动物类的偏旁“虫”。当然，更直接的诱因是，“它”字有了“蛇”与“指示代词”两个用法后，就加“虫”旁分化出“蛇”字专门记录蛇这种动物，这样在使用时不容易相混。汉字中类似的例子很多，比如“昏”除了记录“黄昏”，也记录“结婚”，所以后来在“昏”字基础上再加一个“女”字旁专门记录“结婚”义。

“蛇”与“它”现在读音完全不同，那是因为语音在长时期发展演变中会发生变化，二字上古同音。类似读音的汉字还有“深一探”“说一脱”“始一胎”“式一代”等，现在声母不同，但上古音都是声母都是音韵学上说的“透纽”，韵母从古到今也是发生了有规律的变化。

## 二、“蛇（它）”字从甲骨文到楷书的演变

与其他动物象形字一样，蛇（它）字也经历了从象形到不象形、从线条到笔画的演变轨迹。相对特殊的是，“蛇”字经历了与“它”字的分化，并且发展演变过程中与“虫”“也”二字也多有纠葛。

甲骨文时期，“𧈧”“𧈩”“𧈪”“𧈫”“𧈬”“𧈭”等形体作为蛇的象形字，突出了蛇的典型特征，比较形象。到了西周时期的金文，字形发生了简化，如西周中期师遽方彝的“它”字作“𧈮”，保留了区分头颈、蛇尾较短的特征，蛇身的斑纹则仅剩一竖线条表示。“𧈮”明显来自“𧈩”一类形体，其头部继承的痕迹比较明显。金文字形上部均有一短竖，应该是来自上面所提到“𧈩”“𧈪”等形的“出头线条”，可能是蛇舌。此一时期，有部分“匚”象形字与金文“它”字字形相同。如上述“𧈮”，以及春秋早期鲁大鬲徒子仲伯匚的“匚”作“𧈯”（金文“匚”字大部分是另加“皿”旁作“𧈰”或“金”旁作“𧈱”）。“𧈯”一般认为是注水用铜匚（多与接水的“盘”配合使用）的平视角度的象形（参图2），突出腹部宽大、流部细短特征。这种字形混同情况，不确定是“它”字到此时期简化后恰巧与“匚”象形字同形，还是“匚”字借用了声音相近的“它”字形体。“它”“也（匚）”古音同属歌部，声纽相近，二者有通

<sup>①</sup>章太炎：《〈说文解字〉授课笔记》，《章太炎全集16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22年，第551页。

假的可能。西周晚期伯康簋“它”字作“𧈧”，上部表示头部的线条已不与躯体相接，象形性进一步减弱。

到战国文字时期，“它”字形体进一步简化，完全线条化。清华简的“𧈧”，包山简的“𧈧”，字的结构完全不再象形，而是由几个弯曲的线条组成。战国晚期睡虎地秦简的“𧈧”已体现出拉直线条的趋势。前面已提到，此时期出现了加“虫”旁的“蛇”字专字，开始与指示代词的“它”区分，即上博简的“𧈧”，左“它”右“虫”，也是完全线条化。



图2 西周中期筍侯匶

许慎《说文解字》所收的小篆字形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秦代汉字实际情况，但也存在人为规整的情况。小篆字形在汉字演进序列里不一定能完全承上启下。不过“它”“蛇”的小篆字形放在其演进序列里没有问题。二者篆形“𧈧”“𧈧”是在战国文字基础上的进一步规整，且表示蛇头的线条与蛇躯体线条相接。

战国与秦之交，汉字开始发生隶变，字的线条由曲逐渐变直。睡虎地秦简“它”字形体“𧈧”与“𧈧”相比，线条拉直更为明显。

到了汉代尤其是东汉，汉字所有线条已基本拉直，并且线条开始变为笔画。如居延汉简的“𧈧”、马王堆汉帛书的“𧈧”二形，弯曲线条已完全拉直。东汉熹平石经的“𧈧”不仅线条拉直，并且已开始有笔画化趋势。隶变后，“蛇（它）”字蛇的头部与表示房屋居室类的“宀”旁混同，蛇躯体的双钩则变为“匕”形。一般来说，汉字的形旁可以提示字所表事物的大概类别。但汉字经过隶变这个大变化后，字的结构、形体发生了较大变化，有的字已经无法单纯从字形去判断其本义和事类。“它”字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。不能根据“宀”旁判断其与房屋居室有关。类似的因隶变而混同偏旁的例子，如同为“月”旁，“明”“肫”的“月”就是月亮的“月”，而“胆”的“月”实际由“肉”经隶变而来，“服”的“月”由“舟”变

来。

到魏晋乃至隋唐，汉字进一步变为由横、竖、撇、点、折等笔画组成的楷书，如“它”“蛇”等形，并作为主流字体稳定下来，沿用至今。

表1 它（蛇）字形演变表

	商代甲骨文	周代金文	战国文字	秦汉小篆	秦汉隶书		楷书
					早期	晚期	
它							
蛇							

甲骨文中还有字形作“𠄎”“𠄏”，早期一般是把这个字形与前面所说的“𠄎”都作为“蛇（它）”字。如罗振玉提出“‘它’与‘虫’殆为一字，后人误析为二。”<sup>①</sup>张政烺先生认为无论是双钩写法的“𠄎”与单线写法的“𠄎”，都是“它（蛇）”字。裘锡圭先生《释虫》一文根据与后一时期金文“它”“虫”（如“𠄎”）截然区分的情况，认为甲骨文单线写法的“𠄎”“𠄏”为“虫”字<sup>②</sup>。目前《甲骨文编》《新甲骨文编》等字编类书已把这种单线写法字形收在“虫”字头下。这种区分符合甲骨文实际情况。如甲骨文有一个“𠄎”字，是牙齿中间生虫的形象，闻一多先生释为“龋”字，为大家公认。其字形中的“虫”与单线写法的“𠄎”是一样的。但承接甲骨文、金文“虫”字的《说文解字》小篆是“虫”（读 huī），前面已引《说文解字》的说解为“一名蝮”。蝮也是蛇，这样“蛇”“虫”就冲突。应该是《说文解字》存在一定问题。因为《说文解字》之前战国竹简上博简中已出现的从虫、它的“蛇”字，其虫旁作“𠄎”，很明显与甲骨文“𠄎”、金文“𠄎”一脉相承。睡虎地秦简有“蟲”字，但已有不少直接写作“𠄎”的，并且“虫豸”连用。清代小学家段玉裁、王筠都曾指出古代“虫”（读 huī）与“虫”（“蟲”字简体）不分。段玉裁《说文解字注》在“虫”字下注云：“古虫、蟲不分”，王筠《文字蒙求》卷一“象形”云：“虫、蟲一字”。

“也”字与“它（蛇）”字在汉字发展不同阶段也多有纠葛。前面已说，金文阶段“它”字形与“匚”字不分，也有著作直接把用作“匚”的字形释为“也”。“也”字《说文解字》篆形作“𠄎”，其说解为：“女阴也。象形。𠄎，秦刻石‘也’字。”“也”字篆形与“它”字篆形有一定相似度，金文“也（匚）”字更是与“它”完全相同，但《说文解字》的说解“女阴也。象形”，很难理解。目前见到的出土文献资料中，“也”字金文作“𠄎”<sup>③</sup>，战国文字做

<sup>①</sup>罗振玉：《增订殷虚书契考释》卷中，《殷虚书契考释三种》，中华书局，2006年，第451页。

<sup>②</sup>裘锡圭：《释虫》，《裘锡圭学术文集》第一卷《甲骨文卷》，复旦大学出版社，2012年，第207页。

<sup>③</sup>战国早期曾侯乙墓编钟另有“𠄎”等字形，裘锡圭、李家浩《曾侯乙墓钟、磬铭文释文与考释》（王子初主编《中国音乐文物大系 湖北卷》附录，大象出版社，1999年，第344页）释为“号”，但也说“可能

“𠄎”等，与《说文解字》所录另一别体篆形“𠄎”相合，所以现在古文字学家一般认为“女阴”说解有误。清代段玉裁《说文解字注》认为许慎必有所据：“许在当时必有所受之，不容以少见多怪之心测之也。”章黄学派自章太炎以下多认为《说文解字》的说解无误。章太炎《新方言》并以“天”（本义为人的头顶）“地”二词的词源为证，“人体莫高于顶，莫下于阴。（足虽在下，然四肢本可旁舒，故足下不为最下，以阴为极）”<sup>①</sup>，所以由人身的“天”“也”而引申为天空的“天”和大地的“地”。陆宗达《说文解字通论》进一步与青铜器“匜”联系起来：“金文以‘也’为‘匜’之本字。然‘匜’与‘也’形、用相似，其得名亦由‘也’之本义而来。有人据金文以驳许慎，盖未深察。”<sup>②</sup>此说很有道理，可信从。词的派生往往是由人及物、由近及远，中间遵循引申规律。王宁《训诂学原理》总结引申规律有“同状异所”引申：“不同事物的外部性状（包括形状、性能、功用等等）相似，可以共名或同源。”<sup>③</sup>“也”与“匜”，与“地”之间正是属于这种“同状异所”。因此，根据《说文解字》对“也”字的解释，我们可以确定金文用作“匜”的字形，应该就是“也”字。如果说金文“𠄎”为“也”字无误，但其在金文之后的演进序列存在问题。前面已提到，金文及以后的“也”字又有“𠄎”“𠄎”等形，那么“𠄎”与“𠄎”是何种关系？二者之后的演进序列也不易确定。似乎“𠄎”似可变为篆形“𠄎”，而“𠄎”与篆形“𠄎”的演进无问题。到隶变阶段，“𠄎”与“𠄎”都有演变为“𠄎”的可能。有学者认为“𠄎”是从俗体“𠄎”形“篆变”而来，且“𠄎”一类字形是专为语气词造的字<sup>④</sup>，似不可从。战国秦汉经常使用的表停顿等的语助词“也”，按照一般规律，如指示代词“它”“我”等虚词，应是借用已有字形，而不可能为一个语气词专门造一个字。“𠄎”上“口”下弯曲线条，有无可能是为了金文时期与“它”区分而另造一蛇的象形异体？

表2 “虫”“也”字形演变表

	商代 甲骨文	周代 金文	战国 文字	秦汉 小篆	秦汉隶书		楷书
					早期	晚期	
虫							

是‘也’字”。《曾侯乙墓钟、磬铭文释文与考释》曾收于《曾侯乙墓》（文物出版社，1989年），《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湖北卷》收录时在此字考释之末，有括注：“作者校案：此字恐应是‘也’。”看来作者已改变了看法。但目前各种文字编一般还都是收此形在“号”字下。何琳仪、房振三《“也”“只”考辨》（《上海文博论丛》总第13期，上海辞书出版社，2004年，第17页）认为可确定此字为“也”字。字形中间应该为装饰性构件，或为有鸟虫书倾向，添加鸟首形象。

<sup>①</sup>章太炎：《新方言》，《章太炎全集4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22年，第187页。

<sup>②</sup>陆宗达：《说文解字通论》，北京出版社，1981年，第49页。

<sup>③</sup>王宁：《训诂学原理》，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，1996年，第57页。

<sup>④</sup>李守奎：《从观念出发与从材料出发的汉字阐释——以“也”及其所构成的文字为例》，《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》2021年第6期，第14、19页。



“它”与“也”在隶变过程中，写法变得相似，以致隶变后作为偏旁存在很多相混的情况，在楷书阶段造成大量异体字。如“蛇”有异体字“虵”，以及“佗”与“他”等。

### 三、甲骨刻辞所见“蛇（它）”字的用法

甲骨刻辞中的“它”或者引申指一切动物而用作指示代词表“其他”义，或者用作地名、人名，目前未发现用作蛇本义。

“它”用作指示代词，在甲骨刻辞中多与“示”（庙主）连用，“它示”即其他的庙主，为祭祀的对象。《甲骨文合集》14353（参图 3）释文为“…大[示]十宰，求五宰，它示三宰。八月。”是说用分别用 10 只羊、5 只羊、3 只羊祭祀大示、求示、它示，大示指直系先王，求示、它示指旁系先王。

国家图书馆甲骨 6518（《甲骨文合集》10062）、8996（《甲骨文合集》10064）各存一条残缺卜辞（参图 4、图 5），根据内容推测，应该也是对“它示”的祭祀相关。6518 的释文，根据张政烺先生《释“它示”——论卜辞中没有蚕神》文的增补，为：“辛酉卜，宀（宾）[贞：翌甲]子酒<sup>祭</sup>（禘）年[于大示]十牛，它[示口牛，口]…至…”；8996 释文为：“辛□[卜…王]…自…它…二牢…”。6518 之“它”字字形基本完整，象形惟妙惟肖，即前文所列 6 个字形中的第一个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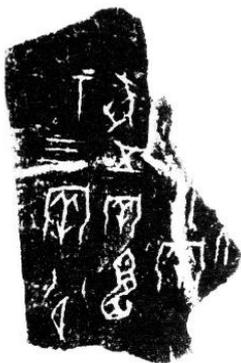


图 3 《甲骨文合集》14353 图 4 国图甲骨 6518（《甲骨文合集》10062） 图 5 国图甲骨 8996（《甲骨文合集》10064）

“它”用作地名或人名，如《甲骨文合集》6603+10060（参图 6）。其裂缝处有卜辞为：“戊子卜：乎（呼）省于它。四”，是卜问商王令人到“它”这个地方巡视。国图甲骨 2322（参图 7）为龟腹甲甲桥部位残片，其反面有记录所用甲骨来源的记事刻辞，释文为：“帚（妇）它示六。”意思是名为“它”的女官进献了 6 片甲骨。其中“妇它”二字，即甲骨片上的，诸家多当作一个字，张政烺先生是作为“妇它”二字。张先生的处理应该更合理，可从。因为甲桥记事刻辞多见“妇某”，且甲骨文中作为女官名字的专字，一般是多加

一个“女”旁，而此处是“𡚦”，从女从帚，应该是“妇”的独体字。此“它”字即上面所列6个字形的第3个，其头部线条与其他几形有别。



图6 《甲骨文合集》  
6603+10060



图7 国图甲骨 2322 反（《甲骨文合集》580 反）